

日本史話

近古篇

汪公紀・著

聯經



33001

汪公紀・著

日本史話

近古篇



日本史話

近古篇

汪公紀・著



74.4.0732

• 7300113 •

日本史話 近古篇

著者 汪 公 紀

發行人 王 必 成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

電話：七 六 八 三 七 〇 八

郵撥：〇 一 〇 〇 五 五 九 一 三 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
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八十年三月第四次印行

定價：新臺幣二二〇元

序

本卷史話所涵蓋的時代，是由十六世紀後半，到十七世紀的初期。短短的五六十年中，作者將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三雄的興亡，做了有系統的敘說。因此佔了主要的篇幅。織田、豐臣、德川三雄在有生之年內，將根深蒂固的封建割據的局面擊破，促成了日本的一統，完成了艱巨的事業，這一貢獻是難以抹煞的。而他們三雄之間的關係，也十分奇特，亦友、亦臣、亦敵。年齡相彷彿，差別不到十歲，性格却迥異，命運與結局更十分懸殊。

織田憑他的智勇，開創了統一的基礎，豐臣完成了織田未竟之業，却興起了大規模的侵略戰爭，七年之間使得明廷疲於奔命，證明了日本民族好戰的根性。德川成立了幕府，制訂所須的法度，限定了天皇的職掌是專作學問，於是天皇祇能埋首讀書作詩作歌，成爲文縐縐的空頭元首，

却符合了民主政體的要求。

當時日本已經到了受西方文化影響的階段，基督教的勢力，隨着貿易進入國內。雖然幕府嚴禁基督教流傳，仍無法澈底根除，不得已祇好採取鎖國政策。日本好像「冬眠」，昏睡了將近三百年。

寫歷史不是寫小說，無從有高潮，也無法有羅曼史，在沒有歪曲史實的原則下寫一本具可讀性的歷史，可以看得出著者的苦心了。

任永溫

目錄

序		(一)
分久必合		一
趨向統一之路		九
織田信長的飛躍		一九
織田信長的隕落		二九
繼承織田信長統一大業的豐臣秀吉		三九
旭日東昇的豐臣秀吉		四九
豐臣秀吉的作為與事功		五九

豐臣秀吉興起侵略狂想的經過·····	七七
七年之戰·····	八七
時代開始轉變·····	一一一
德川朝代開始·····	一二一
征夷大將軍的開府·····	一二九
倔強的淀姬·····	一三九
德川家康滅了豐臣家·····	一四九
德川家康奠定了三百年的基業·····	一五九
三代將軍家光·····	一六九
庸闇的家綱·····	一九三
光圀崇儒的由來·····	二〇一

分久必合

日本東海肥腴的盆地「尾張」，北鄰「美濃」，東連「三河」，西接「伊勢」，是關東到京都必經之地。自從應永年間（西曆十五世紀初），尾張就由斯波氏的子孫世襲爲守護，不過斯波氏同時兼任京中要職，不能長期留駐在地方上，不得不另請能人代理主持一切，因此登用了世代以照顧神社爲業的織田常昌爲執事，從此織田氏便也世襲爲臣替斯波氏統治尾張。年深日久之後，織田氏的勢力凌駕在斯波之上，取斯波的地位而代之了。

天文三年（西曆一五三四年），織田信長生，幼時不像是個很有出息的孩子，呆頭呆腦，被人喚做傻瓜，其實他那粗獷莽撞、蠻不在乎不修邊幅的外貌，隱藏着過人的智慧。

天文年間是個血腥時代，到處爭奪戰鬪。死亡絕滅，無時無之。爲了生存，當時的諸侯最流

行的自保手段，除了聯姻，以子女互換爲質之外別無善法，而況這種爲質與姻戚關係，並不可靠，一旦利害衝突時，子女都可以犧牲，在一瞬間便能翻臉，並不能保證友誼的長存。

信長的父親信秀，是個英秀幹才。爲了因應尾張虎視眈眈的四鄰，除了仍然不能不藉聯姻來增加自己的聲勢之外，祇有加緊戰備，作侵略別人的態勢，以攻爲守了。

尾張的鄰國之中，最強盛的是駿河的今川義元。駿河歷年來都是由今川家世襲爲主，北條早雲微時，曾經寄食今川家爲臣，替今川家平過亂因而起家，是北條早雲輔佐過義元的父親重振駿河的威望，並且結爲同盟，義元有北條氏爲奧援，誰都要讓他三分。織田信秀卻是他的對頭。

以攻爲守的信秀，在天文十六年，率領了大軍進攻最弱的鄰國三河，三河貼近駿河，如果被駿河所吞併，尾張便有被包圍之虞，信秀乘三河的守護新喪之時，先下手爲強，不容他的對頭今川義元來佔便宜。

三河的新守護松平廣忠不得已祇好向駿河求援，今川義元承襲了先人的餘蔭，有北條氏爲盟友，更佔盡了地形的利便，接近京畿，有匡佐皇室、稱霸諸侯的條件，可以說在當時戰國武將之中，是最幸運的一人，義元本人也頗自負，不論是越後的上杉謙信，或是甲斐的武田信玄都沒有他這樣優越的本錢。他接到松平廣忠的求援書後大喜，天授他一個開疆拓地的機會，立刻應允出兵，不過要求松平遣子爲質，松平於是將他的兒子，這時才祇有六歲的竹千代，派了兵丁由三河護送到駿河去，不料行至中途，被歹徒劫持而去，由海路到了尾張，以「錢五百貫文」，賣給了信秀。信秀立刻送了封信給松平：「令郎現在敝處，公宜與今川絕，而來從我，不然者將不利

於令郎。」

這封簡短脅迫口吻的條子，沒有嚇倒松平，他覆文如下：（根據「日本外史」）

「欲殺即殺，吾曷以一子故，失信鄰國」。信秀得到覆書，喟然嘆道：「松平不愧爲名將！」他沒有殺這六歲的竹千代，將他囚禁在天王坊，如果殺了，日本歷史就要重寫，這六歲的孩子，就是後來開創近三百年江戶幕府的德川家康。

兩年後松平廣忠忽然以二十四歲的英年病逝。三河完全垮了。由駿河來援的今川義元的部隊，這時接管了全境，乘勢進擊織田，包圍了尾張的一個小城「安祥」。守將是信秀的長子，他不戰而降。信秀賠了兒子又折兵，壯志全消，這時他面對的不是三河的松平廣忠，而是強大的駿河今川義元。信秀知難而退，願意將五百貫文買來的竹千代，和自己的降子交換，雙方罷兵，結束這場無謂的戰爭。可憐的是松平廣忠，身死、國破、家亡、妻離、子俘。妻改適他人，而子竹千代由天王坊的牢獄中轉到了駿河，雖然脫離囚犯生活，但成爲無依的孤兒，幸而今川義元還算念舊，收留他當了食客，這時他八歲。

信秀懊喪之餘，不久也一命嗚呼了。

織田信秀死後，諸子爭立，幾年犀利的自相殘殺之後，剩下來的優勝者是信長。論者多認爲他殺自己的手足，心太狠。不過在這我不殺人人必殺我的時代中，殺人是自衛，多半是出於不得已，不足深怪。他統一了尾張之後，雄心勃勃的年輕人，更想去統一被羣雄割據了的日本。這時除了前敍幾位英傑之外，在越前有朝倉氏。在近江有淺井氏。在美濃有齋藤氏。遠一點，有大內

氏、尼子氏、毛利氏、長宗我部氏等等，都雄峙一方。更遠在九州還有島澤氏，也獨自稱霸。

想要征服以上諸氏，信長先從觀光京都開始。永祿二年（西曆一四四九）的二月，信長輕車簡從到了京都，拜謁了大將軍足利義輝，參觀了奈良和堺港之後歸國，這趟旅行，增加了他的信心，認為天下垂手可得了。

織田信長有野心，今川義元同樣也有野心，當時的強豪，人人此心，最高目的是西上京都，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凡是得地利之便的人希望就更大。

在織田攻三河之役中，最得利的是今川，今川奄有了駿河三河兩大領域，已經鄰近了京畿。倘若他再能吞滅了小小的尾張，心臟地區，中部日本便全落在他掌中，他焉能不垂涎。歲月如流，三河之役已是十年前的事了，竹千代已經長大成人，他在今川陣營之中，很守本份，雖然三河的父老舊臣，眷念故主，希望他能早日復國，但他謹守作客的身份，甘受僚屬的待遇，聽候今川的調度。在義理上他承繼亡父松平廣忠之後是三河之君，也是今川的盟國之主，今川由於他年幼，一時代攝政務，他成年之後原該歸還大權，由他自理，不過今川貪婪，把持着不肯交出。

到了永祿元年在尾張起了騷動，幾多年前被尾張所侵佔了的三河城鎮，不滿織田信長的統治，紛紛企圖脫離，今川認為機不可失，但自己不便出面，最順理成章的方法是由竹千代以故主的身份去勸降，竹千代很順利的達成使命，但他並沒有因此居功而有所要求，今川大喜，擢升他為帳下部將，竹千代這時更名為松平元康。

今川義元和織田信長之間，不斷的有戰鬪，織田用反間計，誘使今川殺了他幾員猛將，讓他

自壞了長城，今川發覺中計之後，怒極，於是在永祿三年，發動了駿河、遠江、三河四萬五千大兵，親自來攻尾張。

信長和今川早就交過手，在天文二十三年，今川率眾進犯尾張的小川城時，信長聞訊，由熱田趕來，在暴風雨中奇襲，殺得今川大敗，有過經驗的今川，這次不敢輕進。

五月十七日今川的先鋒攻進尾張的愛知郡，十八日今川義元本人也到達，然後再挺進，由先鋒指向「鳴海」城，松平元康奉今川之命護送糧草進屯到大高城，元康在十九日的拂曉攻入丸根城，殺死守將，同時先鋒隊也攻克了鷺津城，今川的大軍連克兩大要點士氣大振，今川義元於是進據到「田樂狹間」，安營紮寨。田樂狹間是個安靜的山谷。

信長接到情報，大會羣臣計議，他手下將佐，勸他：「敵眾垂五萬，而我兵不過三千，宜避其來銳，據本城待之。」尾張的本城清洲，是個彈丸之地，怎麼能擋得了將近五萬大軍的圍困，這原的下策，勇猛的信長當然不肯採用，他說：「先君有言，鄰國之來犯，苟有遲疑，我將士且變志，當亟出迎戰，原不敢背先君之教，明日將一戰決勝敗！」

於是拿酒來，大家痛飲，一直喝到天亮，信長這時起舞，邊舞邊唱道：

「人世五十年，乃如夢與幻，有生斯有死，壯士何所憾！」

舞完便披甲上馬，單騎舉鞭而出。他的從將十餘人跟了他去，到熱田廟前已經集攏來千餘騎了，他一馬當先，邊進就邊有兵將來集，接近戰區時，遙望東方，火光燭天，他屬下兩處城池賊殺震耳，信長策馬疾馳，跟他來的將佐，見他猛進，急忙的扣馬攔阻，勸他不必往救，敵眾我寡，

很容易被他們消滅。「我怎麼會這樣傻！」信長厲聲說：「現在他們正打得起勁，一方面要運糧草，一方面要攻城，他們的兵已經疲極，今川乘勝而驕，不會防我忽然來襲，我乘他出其不意，可以一戰而擒！」他的將佐們恍然大悟，於是掩旗息鼓，含枚疾走，繞循山路直撲田樂狹間，這時天空忽然一片昏黑，雷雨交加。信長在山巔狂風暴雨中遙見今川義元的大營，就紮在山腳下，他原想下馬去肉搏，他的部將說：「不如騎而突之！」信長說：「善！」他立刻上馬挺槍，直馳而下，衝進敵營，敵軍措手不及，登時大亂。今川義元正與二三幕僚飲酒取樂，等候捷報，大雷雨中，也沒有注意到人聲噪雜，信長的部將衝進他營中，義元大驚拔刀斫傷來將，但另一將長槍刺來，刺中他要害，斬了他頭，拎了出來，駿河軍見主將已死，登時四散潰竄。這一仗信長打得漂亮。他以寡敵眾，殺了他的勁敵今川義元。時爲永祿三年正月十九日的午時，西曆一五六〇年。織田信長這時二十七歲。

大勝之後，信長的聲譽鵲起，「尾張」，這默默無聞的小國，登時震撼了四鄰，甚至連京都風聞到信長的勇武，都引領遙望盼他能來匡助。

今川義元死後，駿河由他兒子氏真繼任，氏真無大志，是個貪玩無能的大少爺，除了酒色之外，還愛鬪鷄、鬪犬，對於殺父之仇，忘得乾乾淨淨，毫無報復之意。信長在東面的勁敵已不足憂，不過爲了保證安全，他還是聯合了三河的松平元康，結爲兒女親家，訂了盟約。

松平元康這時已經十九歲，今川義元被殺後，元康好不容易脫離了羈絆，經過十三年的歲月，回到了他父祖辛苦經營的故鄉三河，最幸運的是他父祖留下的老臣，忠忠誠誠的等着他，擁

戴他。他在今川氏的陣營裏的時候，並沒有被重視，雖然屢建戰功，也沒有受到過殊賞，一直是以一個食客的身份安居在駿河，有千般任務，而無一點自由，現在算是解放了。他決心與今川氏斷絕關係，和織田信長做了盟友。從此他又改名，由今川義元的名字裏取到的元字改掉，換成家字，索興連姓也換了，松平改為德川，松平元康變成德川家康。

信長與德川家康結盟之後，已無後顧之憂，他放心向西拓地。和他接壤的西鄰，就是他丈人的領地美濃。他丈人齋藤秀龍是個譎詐多疑極富心機的人，出身微賤，由於幾次背叛了他的主上，賺到了不少利益，篡奪的結果，成為美濃地方的強人。二十多年前信長的父親信秀和齋藤之間打過幾次仗，互有勝負，結果雙方講和，結為兒女親家，齋藤有女很美，名叫濃姬，許配了給信長為妻，信長那時已經二十歲，有名的舉止粗野，落拓不羈，在許婚之前，老丈人放心不下，先想看看這位東床到底是個什麼樣子，約定在尾張的富田小鎮裏的正德寺會面。齋藤早就到場夾雜在看熱鬧的人羣之中，等候信長到來。信長如期而至，只見他一頭鬢髮亂髮，衣着奇特，腰繫繩索，虎皮豹革橫一塊豎一塊披了滿身大踏步走進廟宇之後，便到屏風後換裝，不一刻又轉了出來，這時他整了裝瀟灑飄逸，容光煥發，判若兩人，昂然的不與周圍眾賓客為禮，直入大廳內，佔據了上席而坐。他丈人進來時，他也不理，經人介紹後，他叫道：「您怎麼這麼像那雜在人羣裏看熱鬧的老頭兒！」足見得他觀察入微，連看熱鬧的羣眾都沒有放過。翁婿二人談得十分投機，酒宴過後老齋藤自送信長數里，依依不捨。外史紀道：「既別，目送久之，曰、吁乎，美濃一國，吾終不得不為之贅幣也。」老齋藤果然預料得一點也沒有錯，爲了招這個女婿，整個美

濃會像粧奩一樣，賠了過去。

老齋藤防他的女婿，不能算不緊，他有兩員大將替他保衛疆土，信長奈何他們不得，不過信長卻另有辦法，他是慣用反間計的人。於是每夜偷偷起床，天曙再悄悄的回來，濃姬（他夫人），焉有不起疑而加以查詢的。最初他支吾其辭，被追迫得緊時，方纔好像不得已的吐露真言，並且再三囑咐他妻不得洩漏，說是老齋藤部下那兩員大將已向他投誠，並且預備殺了她爹之後，舉火爲號，因此他必需每夜起來觀看有沒有火光。濃姬聽罷大驚，但怎麼能不去暗暗通知她爹！結果本已多疑的齋藤，上了當，把這兩員大將殺了。老齋藤除了不該殺他的大將，更不該溺愛他的少子。長子吃了醋，居然弑父殺弟，不久自己也得了癩病而亡。美濃就這樣輕輕易易的真成了濃姬的嫁粧，到了信長手裏。

美濃入了信長懷抱之後，他西進的願望又跨進了一大步。永祿十年出乎他意料之外，京都向他伸出一隻手來。

貧窮的皇室，這時真是無以爲炊了。幕府早已自身難保，誰還能照顧皇室的死活。毫無收入的皇室祇能向好心的英豪求些施捨，上杉謙信曾經屢次慨然接濟過，但他領地遼遠交通不便，無從源源供應。皇室的窮困日甚一日了。

天皇的左右聽到信長勇武，「能以少摧眾」，「是個絕世之才」，於是向天皇進言，密頒綸音，囑咐信長撥亂反正。天皇躊躇再三，終於派了特使到尾張，傳達聖意。信長那天正罷獵歸來，意外的接到欽使，令他驚喜萬狀，他立刻召集了心腹將領，共議西上勤王。諸將之中有個其貌不揚，像個猢猻的年輕人，名木下秀吉。從此秀吉就飛躍了起來。

趨向統一之路

木下藤吉郎在天文六年（西曆一五三七）生。父彌右衛門，在織田家當一名足輕（走卒），負傷而死。母親在他七歲時，由於衣食無着，改嫁同村人竹阿彌，也是一名走卒，一家過着窮苦的日子。竹阿彌對這拖油瓶的兒子，看得十分不順眼，尤其當他自己有了親身子之後，對於藤吉郎更加厭惡，將藤吉郎送到附近的光明寺裏去當小和尚。藤吉郎卻不是個修行的材料，僧佛生活對他無緣，年餘之後退還回家，甘願受後父的打罵度日。好不容易熬到了十五歲，算是成人，更名秀吉，他娘給了他一串永樂錢，是他生父留下的唯一遺產，讓他自去闖天下。那時日本沒有鑄錢，流通的小貨幣，是明朝永樂年間有孔的銅制錢，在實行物物交換的日本鄉間，已經算是寶貝。他有了錢之後，一路往東而行，希望逢到奇遇。走到了清洲，當時的一個熱鬧的大鎮，看到

女紅用的針，想起是他娘最珍視的東西，他便把這一串永樂錢全部買了容易攜帶的針，然後沿途兜售，做起行商，藉以糊口。

一日到了駿河地界，今川家門下的武士名叫松下之綱的，看到他走過，見他形狀古怪，像是猴子，卻明明是人是人又極像個猴子，就收留了他，當一名下役。他爲人機巧，懂得看人眼色，很快的得到了之綱的歡心，由下役一路竄升，當了貼身的侍從，他這樣幹了三年，得到了主人的寵信，就免不了得罪他的伙伴們，於是羣起而攻，栽贓後誣他偷了公物。主人之綱雖然明知他冤枉，但沒有肯出頭替他主持公道。他祇有辭工回鄉了。這時他已十八歲。由他的父執舉薦，到織田信長帳下當了下役。那時信長正當招兵買馬的時候，故舊之子，自然收留，而秀吉有了過去的經驗之後，更加小心。除了侍候主公之外，對於僚友也不敢怠慢，成爲一個十分圓滑，並且勇於負責的人。

信長性急暴躁，但能從善如流。秀吉不但能忍，並且智慧甚高，有見解，有辦法，因此主從之間，相當融洽。秀吉在信長麾下，十年之間言聽計從，屢立戰功，連連擢升，到了永祿十年，欽使由京都頒降天皇詔旨來的時候，秀吉已經位爲大將，是信長心腹幹部之一參與密務了。

信長奉到詔旨，大喜過望，便積極的準備進軍京都，忽然將軍之弟，足利義昭也來投訴。兩年前第十三代征夷大將軍足利義輝受不了屬下的壓迫，暗通上杉謙信，請他西上除奸，不料謀洩，被他的逆臣三好義繼、松永久秀等圍攻他在京都的邸宅二條城，義輝不敵自焚而死。義昭原來出了家，在奈良的一乘院當和尚，聞迅逃到近江，還了俗，企圖動員各地藩閥的武力，去討伐